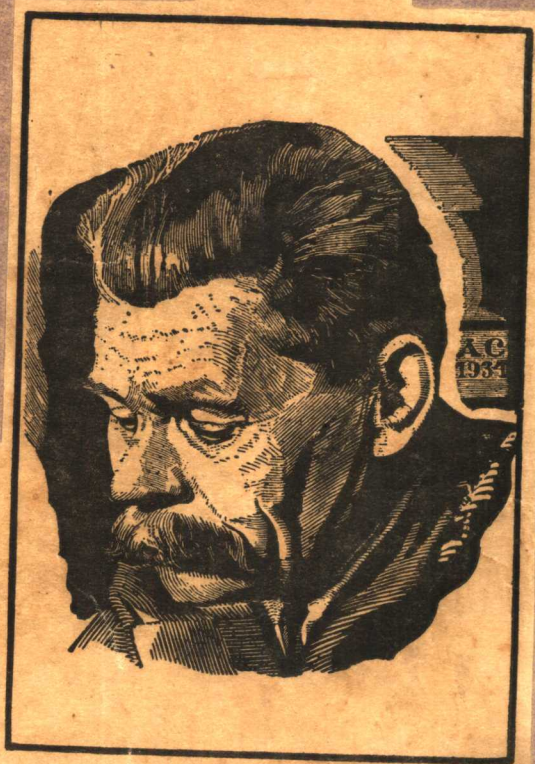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學名著

我的童年

高 卜
爾 紀
基 良
著 譯



我的童年

My Childhood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再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定	價	三	元
原	著	者	M. Gorky
譯	述	者	卞 紀 良
發	行	者	朱 炎
			啓明書局代表人
發	行	所	啓 明 書 局
			上海福州路四百號
經	售	處	全國各大書局

本書編號：117

如果有人問現在世界上最大的文學家是誰？最能够深切地表示出勞苦大眾生活的文學家是誰？我們都不用遲疑，可以舉出蘇聯的高爾基來。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告成後，舊時代的文人，摺筆的擱筆，放逐的放逐，然而高氏在革命之前，已是國內偉大作家的領袖，替勞苦大眾叫出心底的呼聲，革命以後，他的地位更擡高了，巍然爲一方重鎮。全世界所有進步的作家，都把高爾基當作他們的宗師；就是站在另一邊的人們，雖然主義不同，可是也都承認高爾基的作品，且有至上的藝術價值。

高爾基 (Maxim Gorky) 於一八六九年，生在俄國的下諾伏高路 (Ni-Novgorod) 地方。實際上高爾基是他的筆名，他的真名是彼西科夫 (A. Peshkov)。父親是一個離家的流浪漢，母親是一個鄉下的神女。高氏在小的時候，更受他母親的娘家。唯一鍾愛高氏的人，只有那個年老的外祖母。高氏因爲沒有良好的家庭，一生全在窮苦流浪裏過日子，和他的接觸的都是一些紳士們所不齒的「下流人物」。飢餓、寒冷、疲倦、殘酷的榨取，那時候帝俄的景象，高氏非親身經過，而且自己都親身經歷過。他因爲有自己的體驗，描寫勞苦大眾的生活，亦非常深切。因此，在他書中的英雄是平民，是下等人，是流浪者和草屋的居民；在一切文學上，他開了一個新天地，並且沒有一個比高爾基把平凡的人，在平凡的地點上，寫得更新鮮，更特創的了。所以他雖取材鄙賤，語句粗俗，這正是無產階級藝術的特點。唯有高爾基才是俄國人民的文化學家托爾斯泰和他比較，顯得太懦弱，陀司托夫斯基顯得太空冷，屠格涅夫顯得太膚淺。

據高氏的自述，他的職業生活，前半生全是流浪史。做過鞋店的學徒，做過輪船裏廚師的徒弟，做過路旁做過賣蘋果小販和書記。也會在俄羅斯的南方漂泊，飢寒交迫，有似喪家之犬。這一本我的童年 (My Childhood) 是他自傳體的長篇小說，從這繁複的篇幅裏，讀者可以窺見他生活的片影。高爾基之怎樣爲人，他真像在高山絕頂上之青松，無倫是什麼大風雨，都不能把他屈服，永久巍然存在；他是奮鬥着，不訴苦，不失望，他永遠以瀾漫的精力堅決的氣魄，向前走去。他的堅強的意志，反抗的精神，在我國感到失望的青年們，本書可作一枚極有力的強心針。

目次

第一章	一
第二章	一一
第三章	二六
第四章	四六
第五章	六〇
第六章	七〇
第七章	八六
第八章	一〇一
第九章	一二三
第十章	一四三
第十一章	一六八
第十二章	一九四
第十三章	二一九

第一章

在一間黑窄的房中，父親穿一件長而白衣服，臥在近窗的地板上。他那裸足的腳趾怪形的張開着，兩手很適宜的放在胸前，指節兒駝曲着；一雙緊閉的眼睛，好像蓋着一個銅錢；靜靜的面上一點沒有光彩，我看了他那付猙獰的樣子，很覺害怕。母親很不相稱的圍着一條紅裙，拿一把我用以切西瓜皮用的黑梳子，跪在我父親身旁，替他自額到頸背梳理他那長而柔順的頭髮，她不斷的低聲嚶嚶着，一雙浮腫的眼，似乎善於流淚的一點沒有神氣。

外祖母握着我的手，她長有一個高而圓的頭，一雙大眼和一顆如海綿的鼻子，皮膚雖然微黑，仍不失是個溫柔有趣的。她在悲傷的哭泣，慘悽的聲音，和我母親的嚶嚶正合成一種有拍節的和音，當她顫抖着推我到父親面前去的時候，恐怖的我總固執地躲避開。我真莫明其妙大人們也會哭泣，下面祖母所說的話，我也更不知所云。

「去同爹爹話別吧。你將永遠看他不到了。他已到將死而未死的時候了。」

事實上我從惡症中掙扎起來還沒有多久，清楚的記得，在初病的時候，父親時常為快樂地為我忙碌着。後來他突然消失了，一個陌生的外祖母來代替他的職務。

「你是從那兒來的？」我問她。

「從尼尼來的。」她答道；「我非走而是乘船來的。人不能在水上行走的小鬼。」

這是可笑難懂不真確的話，樓上住一個華麗的老波斯人，地窖裏住一個賣羊皮的老卡兒馬克人。你要上樓，可以騎着欄杆上去，也可以騎着欄杆滾下來的。那是經驗告訴我這樣。然則那裏有存水的房間呢？這話完全是荒謬的，作弄人家罷了。

「怎麼我是小鬼呢？」

「爲什麼因爲你會鬧，」她笑着說。

她說話是這樣的甜蜜、愉快、和諧，故在第一天我就和她做了朋友；現在我真需要她，需要她把我帶出房間去。

我的母親把我緊擁在懷裏；她底眼淚與太息，激動了我心中怪不安的感情。他那副悲苦的臉容，以前我從未看見過。往常她顯然是個少閒話的莊嚴婦人；她的身體很清潔、光亮，而且很結實，怪有蠻力的真像一匹馬，兩臂的強壯煞可怕人，可是現在她已變得抑鬱，什麼都無望的了。她的頭髮，以往是十分雅美地鬚伏在頭上，戴一頂大而有鑲邊的美麗帽子，不過現在是披頭散髮，一支髮辮曳在我的父親永睡的臉上。雖然我在房間裏已有好久，但她未嘗看我一眼，祇是梳理着父親的頭髮，一面在啜泣和流淚。

現有幾個淺色的掘墓人和一個兵士探頭縮腦的走進門來。

兵士憤怒地喊道：

「就要永訣了！快一點！」

窗上遮有一塊黑披巾，風吹來和一張船帆一樣。我懂得什麼叫船帆，因為有一天，父親曾帶我到一隻帆船上去，還記得在船中我被天空中突然一聲霹靂嚇過了。父親扶我靠住他的膝上笑着叫道：

「沒關係的，拉克，不要怕！」

母親突然沉重地倒下了，頭髮拖在塵埃中；淡白的臉變成了青灰色，一付容貌也和我臥着的父親一樣的猙獰、悽慘的高叫道：「關上大門……亞里客希……滾出去！」

外祖母把我推在一邊，奔到了門口叫着：

「朋友們！不要怕；這事不用你們干涉，請出去吧，看基督的分上，這兒在生產，並沒有什麼好看，我請你們離開，朋友們！」我躲在箱子後面的一個黑暗的壁角裏，看見跌在地板上的母親，咬緊了牙齒在喘氣，祖母跪在她的身旁，親暱而虔誠地談着：

「在聖父和聖子指揮之下……忍耐着，凡露雪！聖母呵……我們護衛者……！」

我怕極了。她們俯伏在父親旁邊的地板上，一動不動的在呻吟啼噓，又似乎在發笑。她們俯伏在地板上已經好久；母親立起來，幾次重又倒下了，外祖母像個軟黑球兒般的在室內打滾。忽然嬰孩地哭了。

「多謝上帝！」還是一個男孩兒呢！」外祖母說了，燃着一支蠟燭。

那時我或許在壁角裏睡熟了，因為以後的事我一點不記得了。

還有留在我腦中的一個印象，是落雨天，在一個荒涼的墳墓上。記得我立在一堆溼滑的膠土墩旁，望着人們把我父親的棺材放進墳坑。坑底裏清水盈盈，還有幾隻青蛙，還有兩隻青蛙無禮地跳上了黃色的棺材蓋上。

墓旁，有我和母親，以及一個水濕淋淋的教士（註）和兩個拿着鐵鏟掘墓的勢利人。

（註）教士（Sermon）是教堂中的下級職員，專管房屋器具等，打鐘送殯，有時司管掘墓的。——譯者如珍珠般的雨點不斷地落着，我們都被濕透了。

「把墳墓填滿吧，」教士叮嚀着，就走了。

外祖母把頭布掩面而在號哭着，掘墓人彎着腰向棺蓋上把一塊塊的泥土攆下去。弄得青蛙沒命的向坑旁狂跳，結果在墳底裏深埋了。

「快走吧，勒尼亞，」外祖母抓住我的臂膊說，可是我從她手裏掙了出來仍不走。

「爲什麼不走呢？啊，上帝呵。」外祖母怨我又怨上帝地嘮叨着，又沉默了一刻，她把頭懊喪地垂下了。

一坯之土已經告竣，她還站着不走，直到掘墓人把鐵鏟拋在地上，一種鏘然的聲音，在悠揚的微風中撩擾，滴滴的雨絲又在滴落；她方挽了我的手臂，穿過一條豎有漆黑的十字架的小路，向一個距離不遠的教堂走去。

「爲什麼你不號哭？」當我離開墳地的時候她問我。「你應該號哭的呀。」

「我不高興號哭，」我回答。

「好，你不高興也就罷了，」她溫柔地說。

她這句話確是迎合了我的個性，因為我是難得號哭的，即使我有時號哭了，也是爲了憂傷的成分少，而爲了憤怒的成分多；並且，父親往往在我哭時譏笑我，同時母親也是『不要大膽地哭呀！』的禁止我。

以後，我們坐在一部四輪車上，經過一條寬闊齷齪的街道，車在兩旁粉刷得暗紅的房子間駛着。在我們趕着車前進的時候，我問外祖母：『那些青蛙還會跳出來嗎？』

『永不會的了！』她回答。『上帝祝福牠們吧！』

我回憶我的雙親，從沒有這樣親熱地談着上帝過。

過了幾天，我的母親和外祖母把我帶上了一隻汽船，在船裏我們有一個很小的艙室。

我可憐的小弟弟麥客司姆死了，裹在一塊白布裏，纏上一條紅帶，放在靠壁角的一張桌子上。我爬上了包裹和衣箱，從個像馬眼的船洞向外張望。泛着泡沫的汗水時常泛上了窗玻璃。有一次，這種來勢凶湧的汗水並從窗隙中濺了我一身，我就很快地回到地板上。

『不要怕，』外祖母說，把仁慈的手又把我輕輕地舉起，放在包裹上面。

灰白的，潤濕的霧籠罩了水面；從迷離中可以看到遠遠的陸地，我們的周圍都很活躍，祇有母親把兩手抱住腦袋，很安逸而鎮靜地倚在船板上，臉色似鐵一樣的嚴肅而冷酷，她這副沉默，眼睛緊閉的樣子，在我看來真像一個陌生人。甚至她的外套我也覺得陌生起來。

外祖母屢次溫和地對她說，『凡麗亞，你不要不要吃點東西？』

我的母仍是動也不動的一聲不響。

外祖母和我說話的聲音很低，然而對我的母親說話的聲音很大，同時又像謹慎而膽怯，且也說得簡單。我想，她也怕我的母親的吧，（這很明顯的）於是我倆彷彿同病相憐的更接近了。

「赤拉託夫！我的母親突然可怕的高聲叫喊着。『水手在那裏！』

我聽到她的話很覺新鮮而奇怪！什麼赤拉託夫什麼水手的。

一個灰白頭髮闊肩膀的人，穿着一身藍服，走了進來。手裏拿一隻小箱子，外祖母接了過來，把弟弟的尸屍放在裏面。她把這事料理好以後，就把這箱子及尸屍運到門外去，可是，因為她長得過胖，祇能側着身走出船艙的狹門，所以她站在門前猶豫不決的踟躕着。

「啊！媽媽！我的母親似乎不耐煩地叫着，代她把這小棺材拿出門去。於是這時祇我一人留在後面的船艙裏，注視着這位穿藍衣服的男子。

「小朋友，你的弟弟就這樣去了嗎？」他說着，把身子向我俯下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一個水手。」

「那末赤拉託夫又是誰？」

「這是一個市鎮。你從窗門裏望出去，這個就是。」

從窗口望出去，真的有一片似乎在搖擺的陸地，模糊地一片，彷彿是混在霧裏蒸發水蒸汽，看來好像一塊剛切下的大麵包。

「我的外祖母呢？」

「埋葬她的小外甥去了。」

「她們要把他送入墳墓嗎？」

「是的，她們自然要這樣的。」

於是我把在送父親入墓時所見的活青蛙告訴了他。

他把我舉起來，抱着一邊吻着我，叫道：

「啊，可憐的小東西，你是不會知道的。用不着你同情那些青蛙，你應該可憐你的母親，想想看，她是多麼痛心地被悲哀壓倒了。」

這時忽然一陣很響的吼號聲傳入耳膜。我知道這是從汽船裏發出來的，所以一點也不怕；可是這位水手匆匆地把我放下，很快的跑出去喊着：

「我要跑了！」

偷跑的欲望打動了我的心弦，就冒險的走到門外。站在黑暗的狹小的空隙中，舉目看見階板上的銅條在閃爍的發光。仰頭張望，看見人們手裏提着皮箱和包裹，向岸移動。這情形，明是暗示我也該走了。

當我走到船腰的前面，一羣農人們都把目光轉向着我喚叫着。

「他是誰家的人？你是誰家的兒女？」

沒有人回答，我也不作聲。

他們擁我搖我撞我的經過多久，那個灰白頭髮的水手又發現了，於是把我捉住，解釋說：

「這是船艙裏阿斯拖根人的孩子。」

他帶我跑入船艙裏，把我放在包裹上，他又走了，走時對我搖搖手，還似騙我的說：「我有東西給你！」

船上的聲音逐漸地消失了。船也已經從盪搖中恢復了穩定的原狀。船艙中是黑暗而怪是悶氣的。幾個包裹在我眼前陳列着，似乎在逐漸放大，又像向我身上壓下，這可怕一切，引起我疑惑會不會被人拋起了永遠孤獨的留在這隻空船裏。我走向門去推門，可恨的銅把柄如生了根的轉不動，我就拿一個牛乳瓶盡力的敲下。結果瓶子打破了，灑了滿腿的牛乳，靴子裏也覺濕起來。這一個失敗我被征服了，就倒在包裹上低聲地哭泣，後來也就睡着了。

當我從夢中醒來，船兒又像發狂般的震動，艙口照耀着如太陽般的光亮。

外祖母在我身邊坐着；一邊在理髮，一邊在喃喃地自言自語。她的藍黑頭髮既多且長，披滿了肩膀，胸口，直垂到膝頭，甚至觸着地板。用一隻手從地板上撈起來，似覺很困難的拿着，用一個櫛齒幾乎落盡了的木梳，插入梳理。兩片嘴唇捲曲着，一雙黑眼睛晶晶有光的有點可怕，同時藏在一大堆頭髮裏的面孔，看來細得有趣。表情甚覺悍惡，可是，當我問她頭髮爲什麼這麼多而長的時候，她又和柔得和平日一樣回答我：

『或許這是上帝給我的懲罰……你看梳理的時候是多麼煩人……固然在我年青時，它引起我不不少的驕傲，然而現在我已老了，有點不需要它了。呵，你再睡一刻吧。時候還很早。太陽剛出土。』

『我真不想再睡了。』

『也好，那末你就起來吧，』她同意我，手在編髮，眼瞥着直挺挺仰臥在艙位上的母親，又接着說：『你昨晚怎麼把瓶子打碎了的好好地告訴我。』

她老是愛說這一種特別諧和的話，我很牢固的記得，好像芬馥，鮮明，永遠不謝的花朶印在我腦際。在她微笑的時候，她那黑而有神的眸子，閃爍着，含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魔力。而且她那堅白的牙齒也確使人愉快的。要是她沒有額上的縐紋和褐色的皮膚，不失有着一種年青煥發的儀容。她的缺點，是在她大鼻管圓長的鼻子和紅嘴唇，這因爲她喜歡從銀煙匣中嗅鼻煙和喜歡喝酒的緣故，表面上看他似乎很委頓，可是她內心中卻存着樂天從命的快樂的火焰，這火焰從她的眼睛裏可以昏出來的。雖然她的上身彎曲得像個駝背，可是她走路如貓一樣的輕快而溫重，至於他的性情，也和這種順良動物沒有異端。

於她未與我的生活發生關係以前，我沈寂得如在夢中，及她在我的左右發現以後，不但她喚發了我，而且我的生活有生氣了不少。如把我所有的印像拿根線聯穿起來，從她所得的標本是這樣光彩蓬勃，我不得不認爲她是我回憶中的中心，也是我不可少的好伴侶；同時她的純潔無私的慈愛，也填滿了我的心田，給我養成堅耐勞苦所不可少的精力。

四十年前，河道中祇有駛行很慢的船隻；我們經過了好久方能達到尼尼，這幾天途中之不盡的甜蜜生活，我也不能忘懷的。

天氣已轉入了美好的季節，自早至晚，我和外祖母在甲板上，眼望着清朗的蒼天，懶洋洋地，讓那伏爾加河畔戴滿秋色的兩岸，向後掉去，船身在蔚藍的水面上，好像搖盪般的波盪，空氣中繚繞着水聲的回響，拖我們的是隻紅漆的汽船，尾上結根長繩子拖着駁船前進，灰色駁船和一個木虱沒有兩樣。

無形無蹤，陽光在伏爾加河面上蕩漾着。我們四圍的景物，每一剎那間沒有一次相同的，隱約中遠遠高聳着的青山，看來在大地上有如我們衣服上所起的摺痕，在岸陳列着市鎮和村落，看來也是參差不齊，微波若笑的水面上，漂浮着秋天的落葉。

「看呀，這是多美麗的宇宙呀！」外祖母屢次這樣的說，她確精神煥發，雙眼快樂而活躍，在船上走來走去。有時佇立着凝視着河岸，似乎已達仙境，也似忘記了我或站在甲板上，雙手捧在胸口，忘形般的微笑着。興奮得眼中的淚盈盈欲滴。我也十分好奇的依着她，手扯着她那有花紋的黑粗麻布裙。

「啊！」她如吃驚的喊着。「我睡着了，真是在做夢了。」

「你喊的聲音爲什麼這樣高？」

「親愛的，爲了我的快樂也爲了我的年老！」她微笑着答回。「我是衰老了，六十年華已在我頭上悠然消逝了。」

嗅了一撮鼻煙，她告訴我幾個關於慈心的強賊，善人以及各種獸怪的有趣故事。

她溫柔又神祕的告訴我這許多故事，因我倆的面孔靠得很近，他又睜大了眼睛注視着我，這樣真要把我身內長成了的精力灌輸到我心頭了。她越說得久，也不啻是越唱得久。她音調也就更加嬌媚動聽的滔滔着。我聽了真有說不出的快活。

我聽得入神了，完了還要她講，最後我聽到的是：

『一個火爐裏住有一個老妖精；有一次，他的腳刺入了一根小木片，於是他前俯後仰的嗚咽着：「呵，小老虫，它真害得我好苦呀，呵，小老虫，我再也不能忍受這種痛苦了！』』

她蹣跚了腳，把兩手左搖右擺的表演姿勢，並且面皮也如忍痛般的綳起來，像是自己着了傷一般的。

站在周圍的水手們——他們都是和善的老人——帶笑地聽着，甚是讚賞着這些故事的好聽，他們說：

『外祖母，再講一個故事給我們聽聽吧。』

後來他們又說：

『來同我們一起吃晚餐吧。』

在吃晚餐的時候，他們用特備嘉饌寬待外祖母，買西瓜給我吃；這許多事他們都瞞着巡船人幹的，因為巡船人不許人家吃水菓，如果給他看見了，就要拿去丟在河裏。他耀武揚威的穿着一身官服，常常要喝酒，無論誰都不喜歡和他接近。

母親不大到甲板上來，就使來了總是遠離我們立着。她老是虔默的。遠看那胖而相稱的身體，和威嚴的面孔，以及覆着光亮髮辮的頭頂——她的身上一切都是堅實的，看來她好像包裹在煙霧裏，又好像在蛋白透明的雲霧裏，把和外祖母一樣大的眼睛向各處沒精打彩的張望着。

有一次，她帶着嚴肅的音調叫道：

『媽媽，人家在譏笑你哩！』

『上帝祝福他們吧！』外祖母並不介意地回答。『由他們譏笑我好了，祇願他們幸福。』

我最不忘記的一回事，就是外祖母看到尼尼後所顯露的如小孩般的快樂。她掣着我的手，把我拖過去，替我說：

『看呵！看呵，這是真正美麗呀！那就是尼尼，這就是了！那裏有許多人間所無的東西，你看那是教堂，它不是好像生着翅膀直聳天空嗎？』她又顯露着似哭非哭的樣子轉向我的母親說：『凡露雪，你看呀，過來，你不要過於想入非非了。你可以略為表示一點愉快嗎？』

我的母親繃起眉梢，苦笑。

當我將達這美麗的市鎮，在那桅杆如林船隻如砌的河流上，有一隻擠滿了人的大船靠上了市鎮的碼頭。沿着船腰握着篙鈎，接踵的搭客逐個的走上甲板。有一位矮小的老男人，穿着黑衣服，頸下有一撮金黃色的鬚鬚，長着一個鴛嘴樣的鼻子和綠色的眼睛，從人叢中擠了過來。

「爸爸」我的母親帶了粗碎的聲音叫他，把身子倒在他的懷中；他把紅的小手捧着她的面孔，輕輕地拍着她的面頰，叫道：

「噲，噠子！究竟什麼一回事啦……」

外祖母突然抱着他們吻着，又像一個陀螺般的旋轉，旋轉；又把我推在他們面前，急促地說：

「噲——快一點！這是你的舅父密格爾，這是約蓋夫，這是舅母訥脫拉亞，這兩位是都叫塞司巧表兄弟，而這就是克脫拉表姊妹。此地都是我們自家人。這豈非像一個大家庭嗎？」

外祖父對她說：

「你可好，母親？」於是他們親密的親了三次吻。

後來他從人叢中把我拖着，把手按了我的頭，問道：

「你是誰呢？」

「我是船艙裏阿司拖根人的孩子。」

「唉，他究竟是講的什麼呀？」外祖父轉向我的母親問，但又不等她回答，就搖搖我說：「你真像你的父親。莫多說了，上船去吧。」

離船後，成羣的人們，從一條鋪着卵石子的橫在野草爛熟而又峻險的斜坡之間的路，都向山上走去。

外祖父和母親領導着我們一羣人。比母親要矮一個頭的他，把促速的短步走着；高巍的母親望他要低頭，很顯得他倆

真像鼠牛之比般的有趣。黑髮發光的密格爾舅父，跟在他們後面，次之就是和外祖父一樣衰老的捲髮發亮的約蓋夫，接着是幾個衣服鮮豔的胖婦人，和六個年齡比我大又比我鎮靜的孩兒。我同外祖母和訥脫拉亞舅母走在一起。蒼白藍眼肥胖的舅母，時常站着喘氣，嚶嚶的說：

「啊，我走不動了！」

「他們爲什麼要同你來呢？」外祖母憤怒地埋怨着。「他們都是一班蠢物！」

這些大人和孩子我都不歡喜他們，所以我在他們之間成了一個陌生人——甚至外祖母也沒有以前親近了。使我最不歡喜的是舅父；我覺得他是我的仇敵，所以意識上隱現着對他小心防備的好奇的感覺。

我們現在走完了路程。

位在右斜坡的頂峯上，矗立着這條街上最注目建築——一幢低矮的單層樓房，粉刷着桃紅色的污淤油漆，有個凸垂的狹窄和三曲形的窗戶。從街上看來，這確是一座大房子，但內部，祇有一些陰暗的小房間，看了不免要使人畏縮。又在附近碼頭浮台上，時有盛怒的人們在蠕動，弄得一股臭味滲透了周圍。

我走入那個也是令人不快的天井。看見濕淋淋的衣服投滿在裏面，還有許多亂堆的木桶，桶裏盛滿了同顏色的濁水，水裏還浸着另外的衣服。在一個凋零不堪的草棚壁落裏，有個火勢熊熊的火爐，爐上架着烘煮的東西，同時還聽到祇聞其音不見其人的瘋話：

「紫檀素咧，洋紅咧，硫酸咧！」

第二章

於是，一種嚴重擾動的，無窮怪誕的生命，帶着迅雷電馳的緊張成分，始自奔流了。這使我對於一個由一位溫和忠實的天才所巧述着的殘缺故事，現在，偶爾重溫舊夢，連我自己也有點懷疑，僅隔咫尺的時間距離，事情竟變幻得那樣迥異，我很想爭辯或否認這些事實——非理性的殘酷灰色的感屬生活，可是徒然增加我的痛苦。但真理的力是更偉大的呀，況且，我的敘述非爲自己，而是爲那生活在窒窒環境下的某一階級的俄國人——是的，就是到現在他們還這樣生活着的。

我的外婆家，各個人都在仇怨的顧忌裏，不但大人們是如此，即使孩子們也無例外。我從外祖母的談話中知道，在我祖母來到的一天，正是舅舅們要求外祖父析產的一天。母親的不期然的歸寧，使他們對於分居的慾望更感到急迫和強烈，因爲他們恐怕我母親對於私赴婚約時被外祖父扣下的嫁具，要求收回，使他們少了一部份視爲應得的產業，此外，他們自己中間也無一日寧息的，非打即罵，爭奪在鎖上開一個工廠，或在跨訥汶村莊附近奧克河上的權利。

我們來了不久後的一天，正在吃中餐的時候，一場吵鬧又發生了。舅父們跳起來，伏在桌子上，向我的外祖父高喊着，身體如狗一樣的搖擺，外祖父面呈紅色，把一隻羹匙在桌上亂敲，提高了喉嚨如鷄叫般的喊着道：

『你們都替我滾出去！』

外祖母愁容滿面的說：『父親，你就如了他的要求吧，否則你永不會得到平安的。』

『莫多話，癡婆娘！』外祖父睜着眼睛吼着，真奇了，看他這是這麼的一個小個子，可是他叫起來能這般響，大有震耳的力

量。母親從桌旁站了起來，靜悄悄地走到窗口，背向我們立着。

密格爾舅父突打了他兄弟一個嘴巴，被打者怒吼地和他扭作一團；他兩如怒獅般的滾倒在地板上，已經氣息不接，還

要互相辱罵。孩子們號啕大哭，我那帶着孩子的訥脫拉亞舅母也是野蠻地驚叫着；我的母親攙住她的腰，拖她暫離戰局；活潑的小乳母悠及妮亞把孩子們帶出食堂；凳椅都倒在地上；年青強悍的德希格納克騎在密格爾舅父背上，同時工頭格勒高來·倚佛納夫塞，一個戴有色眼鏡的禿頭鬍子，暗暗地把手帕縛住了密格爾舅父的手。

『密格爾舅父臥在地板上咒罵，稀稀的黑鬚掃在地面上，環着桌子避風的外祖父痛苦地罵着：『你們這種惡兄弟……醜骨肉……可要點臉！』』

在武劇開始的時候，我嚇的跳在一個火爐上，站在那兒恐懼地注視着一個血頭，一個正被外祖母在小水盆中洗滌，被打破了的約蓋夫舅父的血頭，他還是忍着痛在頓足怒吼，而她很傷感的對他說：『惡東西！你們真禽獸都不如！不知到什麼時候你們會長進得！』』

外祖父的肩上掛着破襯衫，向她叫道：『唉，老東西，你怎的把這種畜生帶到世間來？』』

當約蓋夫舅父離去戰地以後，外祖母在一個壁角裏休息，傷感地祈禱：『聖母，你保佑我的孩子長進吧。』』

外祖父也在她的旁邊坐下，巡視了一下杯盤狼藉的局面，乃溫和地說：

『想想看，母親，他倆在小時候就多厭着凡麗亞的……他們那一個有天良？』』

『莫多講了，善心點吧！把破襯衫脫下，我來替你縫補……』那時外祖母把雙手托了他的頭顱，在他額上親吻，他——同他和他的兒子相比真小得可憐——把臉兒緊貼了她的肩膀，說：

『我們不會把他們應得的財產帶去的，母親，是不。』』

『是的，父親，那就早把他們分開了罷。』』

以後他們談了好久，最初的談鋒很溫和，但不久，外祖父的腳擦着地板，殺殺然好比鷄爪劃地，把手舉起來恐嚇地指着外祖母，用一種刻薄緩慢的語調說：

『我曉得了！你愛這般畜生遠勝於愛我……可要知道米希克是怎樣人物——不過一個基督教徒！約希克呢？——不